

2019.07.13 《经济学人》中国区域报道之中译

“经译求经”出品 第二十期

本期导言：“经译求经”是吴译凡、不慢和罗轻舟三位小伙伴的翻译三人小组公众号。本期轮值编辑不慢。

因本期中国版块仅两篇文章，吴译凡译员选译其他版块的《The business of the body》一文。

如您愿意与我们一起交流翻译心得，请发送邮件至电子邮箱 luoxiaojian1986@gmail.com 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奉上每期拙作以供大家批判之用，共同提高翻译水平。

谢谢！



经译求经

目 录

1. 本土增长	1-7
2. 茶馆专栏：代际差异	8-11
3. 当身体健康成为一门生意	12-16

本土增长

不慢 译

北京

中国的“硅谷”正在改变中国，但还未能改变世界

在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中关村的电子产品市场让王汉阳非常着迷。他在两侧堆满了硬盘和显卡的通道中漫步，不停询问和学习，就像一个孩子在逛动物园一样兴奋。2009年开始，政府试图在王先生的乐土——北京中关村培育一个技术中心。这对于激发一个十四岁孩子的想象力并没有产生更多的作用。这里确实诞生了一些成功的中国科技公司，它们靠模仿其美国对手从事搜索和社交媒体业务而发达，还有一些其他的初创公司。但是总体而言，中关村作为一个卖廉价物品起家的地方，那时仍然不能让人满意。

但今时已不同往日。如今，王先生已经 25 岁，正掌舵自己的第二家初创公司——泛化航空公司。这家公司负责为无人机研发软件。时尚的咖啡连锁以及精品超市点缀在街道上。中关村已经从一个电子产品市场演变成北京市西北方向的重要象限。这里拥有两家领军式的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

大学。中关村已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而成立一个概念，它就是中国的“硅谷”。

这里也是中国本土创新最大的希望所在。本土创新让中国可以免于因其崛起而感到担忧的世界的影响。政府呼吁“自主创新”，因中美贸易战而让此事变得更加紧迫。今年一月，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在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在概念上属于中关村，但地理位置不同）调研时强调中关村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如王先生所说，国家必须加速从科技产品组装转型为创造科技产品。身处世界上最大、增长最快的科技产品市场，中关村正在以比过去更快的速度和更智能的方式，研发新的应用程序和设备。

成功的要素已经具备，尽管能否成功很难确定。过去 10 年投入中国的科技公司的资金快速增长。每年风投资金的总量如今已经和美国的数字持平。在资金的武装下，新的公司能够方便快捷地设立，并且能够在北京最负盛名的大学每年更新的具有技术头脑的毕业生队伍里挖掘所需的人才。

很久以前，中国只会产生硅谷公司的中国版本。微信，这个包罗万象的聊天和支付应用程序，2011 年由位于南方城市深圳的互联网巨头腾讯公司引入中国，只不过是脸书的山寨版。但中关村最新的公司采取的是美国还不存在的商业模式。一家公司让小型全科诊所的医生通过手机为自己的病人预订复杂的实验室测试。另一家公司向刀具制造厂销售机械

臂，这些机械臂可以自动打磨刀刃。国际流行的短视频分享手机应用软件抖音由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开发，该应用的成功预示着，即便是在由硅谷在全球主宰的社交媒体领域，中关村也具有竞争力。

中关村的新兴公司并非诞生于车库，二是诞生于狭窄的办公室。这些办公室藏身于不高的楼房中，这些楼房里还残存着一些作为旧中关村核心要素的电子产品市场。王先生指着一处昏暗的角落说，中国的打车软件巨头滴滴公司就发起步于此。隔壁一间更大的办公室正在招租。大约有 66 平方米的空间可供使用，房东明确表示，只租给“喜欢苹果产品”的租户。它们发展壮大后就会向北方迁移，迁更大的办公楼。腾讯、百度、联想、新浪都在离市中心更远的地方建设了自己的园区。

新的公司都依靠中关村一个最重要的地理特征：临近北京最好的学校。这里不仅仅有清华和北大这样的大学，还有被高度认可的小学和中学。中国最大的私立教育公司新东方——一家提供应对英语考试教学服务的公司——的总部就在电子产品市场的马路对面。中国学生中的精英在去美国大学深造之前，往往会来这里提升英文能力。

随后，他们会回到这里，创办一家公司，就像王先生一样。王先生是从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退学回国创办公司的。中关村的这些学校的存在早于中关村的科技繁荣，是中关村

的基础所在。随着科技公司发展壮大，一方面学校能够提供有天赋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优质的教育也会吸引那些已成立家庭的中年人。聪明人的集聚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聪明人的到来。王先生说：“北京有很多缺点，比如空气污染、交通拥堵。但是北京最大的优点在于，你可以在一小时之内找到全中国最聪明的人与你交谈。”

周伟是总部位于北京望京地区的一家投资公司中国创投（CCV）公司的老板，他说，这些聪明人中的大部分都不是从事基础性科学的。美国的鹰派官员也许整夜都在担心中国在半导体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的进步。但是中关村的真正竞争力在于以智能手机为渠道，为中国的市场开发新的应用程序和服务。中国的消费者比西方消费者更加期待这些服务。在美国和欧洲，数字服务商必须同现存的基础设施供应商竞争，而中国的数字服务商则往往诞生于一片处女地。

需求往往非常旺盛。周先生举 CCV 公司投资的一个项目云虎健康（音译）为例。该公司为基层诊所的病人提供医疗检验服务，可以免除患者在供不应求的医院大排长龙的苦恼。样本被电动自行车快速送到当地的实验室，一两天内结果就能反馈给病人和医生。仅仅两年时间，该公司服务的诊所就已增加到 10 万家。

对于周先生来说，将技术应用于供小于求的场景是其指导性的投资理论。他还投资了帮助处理医疗影像的软件，可

以减少医院的等待时间。以及一个互动式教育软件，（据称）可以减少对人类教师的需求。叮咚课堂的自助式英语课程每小时收费相当于 1 美元，该软件向单个学生提供定制的人类教师讲课的视频。（周先生有意去对比了叮咚教英语的方法与自己学习的过程：把情景喜剧《老友记》的每一集都看上至少 10 遍。）

中国政府对这些公司采取自由放任式管理方法。“如果没有规则，他们就它们自由生长。”周先生说。这确实意味着新的服务可能让一些人被甩在后面的危险。“中国发展的如此之快，以至于公司不会投入太多注意力技术水平低的人员身上。”周先生说。在北京如果你不在手机上使用滴滴，想要打车会有点棘手。如果你不是使用微信而是用纸币来为黑糖玛奇朵付款，你可能要面对咖啡师找零钱时带有的嫌弃的表情，甚至在北京和上海的一些时髦的咖啡店，它们会直接拒绝接受现金。

制造刀具和胸罩的机械臂

CCV 关注技术手段弥补中国的教育和健康市场的供求不平衡时，另一家风险投资公司顺为资本则在为中国的制造业做同样的事。该公司其中一项投资为珞石机器人。该公司在中关村的一间仓库经营着自己的研究发展中心。一楼堆满了白色的机械臂，在其“腕关节”处连接着各式各样的附着物。一台机械臂是被设置为用来磨刀。它会从一个盒子里抓取未

加工的刀片，然后在一块石头上摩擦刀刃。珞石称，他们已经向广东的一家刀具厂出售了上百台机械臂，这些机械臂直接替代了工人。珞石同样也会教它的机器人制造胸罩。他们说他们正同阿迪达斯公司一起测试这些机械臂能否将这家德国公司的商标三条白线缝在服装上。因为珞石公司能够以比其西方的竞争者更低的价格制造机械臂，所有它可以吸引那些本来没有足够的资本投资于自动化的公司。

顺为资本同样将目标关注于中关村最大的弱点之上，即：对进口的零部件和技术的依赖。该公司投资了制造无线设备充电管理芯片的中国公司，或是将摄像头数据转化为三维扫描图的公司。它同样投资了设计新材料——抗菌的织物以及床垫，手机用陶瓷。如今，中国的公司习惯于从美国、欧洲、日本以及韩国进口这些材料。如果中关村要成为全球性科技技术中心，而不是区域性技术中心，如果要让中国免受保护主义之害，它就要培育自己的供应商。

地方政府正在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中关村所在的海淀区政府最近开放了一个致力于培育中国的芯片公司的产业园。该产业园销售团队的吴春燕说，中关村集成电路产业园背后的想法是，为新创的芯片公司铺平道路，措施不仅仅是减免租金。产业园会提供设计电路的软件，会代表其租户解决与 ARM 等其他芯片制造商之间的许可协议问题。比特大陆——制造比特币矿机芯片的中国公司——已经承诺会搬

进该园区。尽管该园区看起来很安静，显得空荡荡，但园区餐厅里倒是熙熙攘攘。

最新的一批初创公司将目光投注在国外市场。珞石公司正在规划向欧洲销售自己的机械臂。王先生希望通用航空在全球取得繁荣。他们并没有将贸易战视为威胁，而是将其视为基于——可以补齐中国供应链的短板，然后与西方竞争。但是要像硅谷一样成为一支塑造世界的力量，中关村需要克服西方对于的中国技术的潜在滥用可能的担忧。到目前为止，很少的中国技术公司能够实现全球增长。华为和字节跳动是先行者。而华为的发展，正因西方政府安全上的恐惧而受到威胁。

同时，甚至连王先生也不能赶上中关村改变的步伐。当他搭乘自动扶梯上到电子市场的保留的最后一层时，他发现整层楼都空了。他感慨道：“啊，不！他们把这一层也关了？”那个激励着他进入科技行业的空间已经只留在了历史中。他说：“我感到有点伤心，但没什么。一切都在向前。我们的生活在向前发展，而不是活在过去。”

茶馆专栏：代际差异

罗轻舟 译

特朗普团队正在输掉事关留美中国学生命运的一场宣传战

特朗普的反复无常和相互冲突的政策声明令人晕头转向，中国的统治阶层不再了解怎样去预期美国如何行事，只有一点例外。中国精英看上去确信特朗普总统治下的美国决心伤害中国精英们的小孩，以此作为压制中国崛起的种族主义计划之一部分。

局外人也许认为奇怪，中国精英为何花费时间苦恼于约 36 万中国年轻人在美国的学习问题，以及这些学生是否面临更严苛的签证规则或美国联邦调查局搜寻大学校园内间谍时的不公平审查。毕竟，贸易战中价值数以十亿计的关税问题才是当务之急。美国是否会致力于彻底击败华为将取决于特朗普的谈判直觉。华为是通讯行业的巨头，对中国希望成为科技超级大国至关重要。

然而，当中国官员与西方人会面时，反复提及美国对待中国学生和学者的问题。对许多人而言，这个问题与私人问题相关：中国与别的地方一样，很少有事情比将其精英的后代送到斯坦福学习更为重要了。茶馆专栏的记者在 7 月 8 号和 9 号花了两天时间参与世界和平论坛，出席论坛的有中国领导人和外国显贵，论坛由北京清华大学主办。在公开辩论

和私下的过道谈话里，美国反复被中国政府的部长们、教授和退役将军们斥责，甚至美国的西方盟友的驻华大使们也在斥责美国。对美国的指控内容是：美国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将中国学生和学者作为新的“黄祸”来对待，以“猎巫名宿”前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某种程度上，这种指控是实用的宣传话语。自今年五月贸易和谈破裂以来，中国的官方媒体已粗制滥造了批评美国的评论。特别有效的是指出富裕但有缺陷、犯罪率高的美国对中国年轻人不是安全之地。这个夏天的热播电视剧《带着爸爸去留学》，描绘了陪伴孩子在颇为暗淡的美国学习的中国父母。该剧的其中一集中，中国父亲在校园枪击案中救下了他的儿子，在美国特警队最终达到之前，他英雄般地躲避开子弹然后将枪击犯打倒在地。

这样的恐怖事件除外，从结果来看同样有说服力的是的是中方认为美国当局特别挑出中国学生来进行歧视，这种行为属于衰老的超级大国阻挡中国的报复性运动的一部分。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和平论坛发表演讲时指出了美国存在的许多问题，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苦涩遗产，到难以逾越的不平等和破旧的基础设施，这些问题都不应怪罪到中国崛起头上。演讲结束后听众席上的一名教授向副部长提出了第一个问题，教授痛惜美国对持有美国大学入学许可的“我们的学生”延迟签证，类似的事例包括中国学者的十年期美

国签证被取消。乐先生对此表示同情。他啧啧不满地说到，中国送年轻人到美国学习而不怕他们被美国洗脑，然而他们却被当做间谍对待。并且，他断言中国学者在机场和旅馆受到了美国情报部门的骚扰，癌症研究者在美国机构失去了工作，仅仅因为研究者的中国族群身份。乐先生指控，美国太不自信了，这些行为是基于“血统和种族”考虑，中国人民发现这样的行为“难以理解”。

参加论坛的美国人指出西方学者在中国遭受了严厉的签证限制已有好多年了，结果是白费力气。中国的大学面临更严厉的国家监控。指控共产党的头目们虚伪并非不合理，因为过去四任中国领导人在国内压制学术讨论的同时，每个人都送了一个孩子去美国学习（习近平主席的女儿在哈佛大学待过）。

不过，人类境况的难题是虚伪与真诚之义愤能并存于同一内心。自从最早的中国学生 19 世纪去耶鲁和其他大学留学以来，美国教育代表了批判性思维、脱离了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以及喜忧参半的自由精神。给中国年轻人一种开阔视野的教育愿望，让意识形态上强硬的官员，与毫不关心政治却一心想出人头地的中国中产阶级不谋而合。

中国精英们的忧虑之症结（处在中美关系的紧张时刻）在于他们内心中的一种特殊意识，即正当中国准备好以平等地位进入世界大舞台，让年轻人得到长辈们梦寐以求的机会

时，自私而愤愤不平的美国砰地关上了国门。

如果欢迎年轻的中国人，就明说

美国政府在解释其立场上几乎无所作为。签证政策向来是秘而不宣之事。无疑，美国的规则对中国申请人越来越严厉，特别是在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学生受到漫长的“附加行政程序”的折磨，以至于一些人只能放弃他们的学习计划。联邦调查局负责人反复向国会通报中国如何使用学者来窃取秘密的有关情况。如果让联邦调查局局长邀请中国学生参加发布会并在发布会上解释美国实际上有多少间谍，并声明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受到怀疑，然后解答有关疑问，做这样的事不会产生有害后果。中国的新闻审查官也许会对国内的父母和年轻人隐瞒诸如此类的发布会之新闻（和平论坛的发言者们或许不知道或着是不愿意承认特朗普最近赞扬中国学生是“极好的财富”这件事）。

美国有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故事，一个有关开放社会的故事，一个有关开明之人民与开放之思想如何代表美国最强大之实力的故事，尽管这些价值可能被认为是脆弱的。不为多数美国人所知的是，美国正在输掉一宣传战争，这是意想不到的失败。某一天，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也许不会再向往美国了。

当关注身体成为一门生意

吴译凡 译

资本家正在健康的神殿中做礼拜

1957 年，A·狄克逊·莱特发表了一项研究，主题是“历史上的江湖郎中们”。而这些欺世盗名者之尤，当属 18 世纪的苏格兰医生詹姆斯·格拉汉姆。此君为各种各样的病痛开出了多种神秘疗法，包括使用电灯泡、磁铁石以及东方香水。在格拉汉姆位于伦敦的“医疗神殿”，其核心一座所谓的仙床，据他说，这座床通过发射磁力波，可以治疗不孕不育，并生下完美的宝宝。上流社会对格拉汉姆的治疗活动趋之若鹜，这些活动有点色情的意味，高潮是健康女神袒胸露乳地出现。而这个“女神”正是日后的汉密尔顿夫人。诚然，格拉汉姆是个江湖骗子，但他配得上《经济学人》一份特别的尊重：他的磁力爱床正好毗邻我社可以俯瞰泰晤士河的总部。

而如今，奇异的治疗方法再次流行，这次不仅是在伦敦，而是风靡全球。但电流疗法已经不再时兴，取而代之的是瑜伽训练营、沉思冥想的生活方式以及素食主义。为了投身此

道，本专栏记者拖着自己肥胖的身躯来到了 Taryn Toomey 在纽约开设的课程。这项课程的客户主要是女性，时不时还有名流，他们伴着节奏有力的音乐在垫子上跳着，参加课程是为“见证对不适的抵抗力”。记者晃动着肩膀，汗水和唾沫横飞，而且与最优秀的学员一样发出痛苦或欢快的叫喊声。而且在这之后，感觉非常良好。发挥奇效的是 Toomey 女士麾下的欢乐使者和心灵抚慰大师。当然，地板底下的水晶球也起了作用。

欢迎来到健康崇拜的时代，这是一种对心理和身体顶礼膜拜的现象，而且已经超越了对时髦用品的追逐，开始重塑从医疗、食品、美容到保险及地产行业。据普华永道估计，这个被称为“健康护理”的行业（涵盖了预防性医疗、营养、健身及美容），其市场规模去年已达到 8100 亿美元。

渴求延年益寿的灵丹妙药，不管它如何地不科学，不正规，这是否是一种现代骗术。目前已经有这方面的指控了——想一想能说会道的伊丽莎白·霍尔莫斯创立的硅谷公司 Theranos，该公司筹集了 10 亿美元用于推广一种测试血液的仪器，但后来发现，这种仪器的测试结果漏洞百出（该案审判将于明年进行）。

一些业内人士说，他们将科学与古老的疗法相结合。一个例子是好莱坞影星格温妮丝·帕特洛（在其生活方式网站 Goop）推销精神吸血鬼防护喷雾以及 Goop 认证的润滑油。

而大公司已经在迅速行动。在制药领域，葛兰素史克正在将其消费保健品业务与劲敌辉瑞合并，这将形成一个价值127亿美元的大集团，可以从人们青睐非处方的自选保健品（想一想这一类止疼药）而非处方药这一趋势中充分获益；欧洲食品巨头雀巢与达能也在专注于销售更健康的食品；巴西直销化妆品公司 Natura 此前已同意收购位于伦敦的老对手、已经有133年历史的雅芳，目的就是强化对点对点的美容业务的掌控；美国连锁药房 CVS 计划至2021年底开设1500家“健康中心”，这些中心包括“康养顾问”、营养师以及瑜伽室，以监控人们在健康方面的情况，同时旨在为 CVS 新近并购的保险公司 Aetna 节省医药费。寿险公司如有着156年历史的 John Hancock 正着手将其保险条款与健康监测设备的使用挂钩。在亚洲，寿险公司正在向投保人提供健康方面的指导。

房地产市场也随之活跃。房地产公司 CBRE 的 Todd Caruso 介绍说，大型的健身房正在取代百货商店，成为购物中心的租赁方面的“顶梁柱”。本年度迄今最炙手可热的 IPO 当属素食汉堡公司 Beyond Meat 的公开募股，自5月1日起，其股价增长了5倍。健身设备公司 Peloton 上月已递交一份秘密文件，申请公开发行股份。

看样子，聪明的投资是跟着“快乐荷尔蒙”走的，但有别的理由严肃对待这种最新趋势。论健康，预防比治疗更要

紧，但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对疾病的关注超越了健康。大体而言，个人健康这件事被大机构们把持，包括医院、保险公司、制药商以及雇主。病人要有相当的耐性。油腻食品的广告中间夹杂的是消减脂肪的药物广告，这是在助长一种病态的文化。在这样的社会里，外科医生成了中坚，而草药医生则处在边缘。说了算的是健康的供应商，而不是消费者。

如今，消费者正在夺回控制权。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厌倦了叠床架屋的医护体系，也负担不起。同时，他们也可以借助互联网进行自我诊断，对肥胖、压力等生活方式引发的疾病也更加留心。这也可能是因为要发“朋友圈”（ins），他们更加迷恋自己的身体，即使还在做瑜伽的下犬式。

商业发展的趋势也在助推这种变化。诸如大制药商和食品商之间的界限正变得模糊——见证了营养保健品和药妆产品的产生。全球化也在将不同的文化熔于一炉。在印度，有着 3000 年传统的阿育吠陀医学强调心理、身体与灵魂的平衡，这样的观念如今得到德里的新锐中产的青睐；而布鲁克林追求时髦的人则在喝着加了姜黄粉的拿铁。而贯穿这些观念、行为的是科技：在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的发展大潮中起着核心作用的是各类手机应用，诸如健身、减压和健康类应用。

如果骗子像鸭子那样喋喋不休

关于心理和身体的产业，如果变得更大，它将更可能接受规范管理和质量控制。这是好事。但要留心江湖骗子。一份最近的研究就显示，没有迹象表明维他命或矿物质能延缓认知衰退或老年痴呆——尽管那些罐头上是这么宣传的。健康类手机应用也可能滥用数据、夸大饮食失调以至于让人们长期站上跑步机。随着社会的老龄化，永葆青春的承诺变得更为诱人，而当你被要求走进健康殿堂的时候，一定要三思而后行。